

苗得雨

赏诗谈艺



封面设计：郭予群
责任编辑：李向晨

赏诗谈艺
苗得雨 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 1/32 8.75印张 2插页 209千字
1988年7月北京第1版 198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1—16,000册 定价1.95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本诗论是极其别致的。作者是著名诗人，具有丰富、深厚的写诗阅历；论诗均以知名的、未名的诗人近年来面世的新诗佳作为范例，以新诗的自身规律及艺术特质为凭依，予以亲切、细致、精到的解析。它象一位循循善诱的良师，告诉你应该怎样从广阔的生活原野采撷诗花，怎样进行艺术构思，怎样把握新诗的技巧……

这本书写给广大的爱好赏诗和习诗的朋友们。它会领着你叩启诗的大门，步入诗的殿堂。

DR 11/24

目 录

第一辑	深情的诗,多味的诗.....	(1)
第二辑	诗的出新.....	(41)
第三辑	溶进哲理,意味益深	(66)
第四辑	虚实交融,增加容量	(94)
第五辑	诗人言志	(123)
第六辑	物形人魂,以物喻人.....	(165)
第七辑	浪漫与真实.....	(196)
第八辑	想象与诗美.....	(205)
第九辑	扣住一点,全诗生辉.....	(220)
第十辑	诗,各有巧妙.....	(235)

第 一 辑

深情的诗，多味的诗

深深的爱

春天来了，
绿色能不来么？
嫩鲜鲜的，
亮晶晶的，
甜丝丝的，
从山这边到山那边，
一首诗，染得绿茵茵的了。

春天来了，
他能不回来么？
热烘烘的，
明朗朗的，
乐滋滋的，
从那个春天到这个春天，

企望，早在枝头分烧了。

春天来了，

绿色，也就来了。

而他，还没有回来。

他说，边疆正需要绿色。

于是，我扛起犁耙，

走向那块零星的土地，

替他把母亲的希望播种在那里，

把我的爱情播种在那里……

(张智猛《春天来了》，载《解放军文艺》1983年11月号)

一首写春天的好诗。一首写爱情的好诗。一首“民歌体，新诗意”结合得好的诗。

前三段是很美的排比句，“春天来了，/绿色能不来么”“春天来了，/他能不回来么”“春天来了，/绿色，也就来了”，象绿色在春天一定要来，参军的丈夫也该回来看看了。绿色是“嫩鲜鲜的，/亮晶晶的，/甜丝丝的”，亲人的企望是“热烘烘的，/明朗朗的，/乐滋滋的”。绿色是“从山这边到山那边”地绿了，盼望是“从那个春天到这个春天”地盼望着。但他没有回来，“他说，边疆正需要绿色”。正是为了同样的绿色，同样的象家乡一样的美丽的生活，战士也在象她似的忙碌着。于是，她扛起犁耙下地了，把他怀着的母亲寄托的希

望，替他播下去；把她对他的爱播下去。这深深的爱啊！

多些雨丝般的情

比纷飞的晨雾还轻
轻得没有一丝雨声
被每一粒泥土的微尘吸着
在每一丝干燥的空气里消融

比漂移的游丝还细
细得几乎没有形迹
伸手，在空气里
好久才有一丝湿意

是一双温暖的纤手
抚摸着水面，垂柳
将柳枝儿搓得柔软
把一湖春光拨皱

更象那微湿的嘴唇
吻遍了每一道田垅
啊，我曾在那初恋时刻
驱散了心头的寒冬
比飘浮的晨雾还轻
比生命的重量还重

催促着胚胎萌动

(林希《雨丝》，见诗集《海的诱惑》)

雨丝，比晨雾还轻、比游丝还细的雨丝，但它是宝贵的，是它湿润了每一粒尘土，是它消融了空气里的每一丝干燥，它是一双温暖的纤手，给大地以春的暖流，给万物以春的生机。

宝贵的东西不一定都重。春雨贵似油，春天的雨比油贵；雪中送炭，炭比金贵。同志间亲友间诚挚、纯真的感情，比海深，比山重。这种感情象雨丝，细得几乎看不见、摸不着，但它使人深深地激动，它的份量是重的。

有本领的人是谦虚的，高大的人是平凡的，真理的形象是朴素的，三个惊叹号的大话不一定是真的有力量。雨丝是一种谦逊的品德，是一种诚实的风格，是一种实际的工作作风，是一丝不留都渗透进大地的一种深情。

愿我们的诗，多些雨丝的声和情。

心上的负载也脱下了

脱下了，脱下了
身上和心上的负载。
大海呵——绿色的世界，
一个个轻快的身子，
投向你起伏的胸怀。

(臧克家《脱下了》，见《中国当代短诗萃》)

脱下了身上的负载,投入大海的胸怀,这是一般人所感觉到的。脱下了心上的负载,这也是人们所能感觉到的,却往往是不在意的。心上的负载也脱下了,这个“投向”,才是全身心的。

心上的负载是什么?也象身上的衣服那样能脱下来吗?诗的味道就在这里。好象心上的负载也脱下来了,这是身临其境的兴极乐极的真切感受。这是诗人的感受,是只有诗人才注意抓住的生活中的真情。

痛痛快快的浴

面对大海
我脱掉衣裳
讨厌的衣裳
不用你来装饰我!

甩掉鞋子
该死的鞋子
不想再走那些
不喜欢走的路了。

衣裳、鞋子
被海水漂走了
我又看见

童年时路上的
那条阳光闪闪的路。

(刘杨园《浴》，见诗集《青青草》)

真是痛痛快快的浴。

是忘掉一切，只想起童年的浴。

不是仅洗了一个实的躯体，也洗了大半个一生。那“讨厌的衣裳”，那“该死的鞋子”，都脱掉了，“被海水漂走了”。讨厌的就该漂走，该死的就该漂走，那不必要的“装饰”，那“不喜欢走的路”，都要漂走，漂走。

身体还是不修饰的好，感情还是朴素的好，美还是本色的美，性格还是天真、诚挚的可贵，那违心的“装饰”不要再重做，那硬逼着走的“不喜欢走的路”不要重走，踏上“童年时踏上的/那条阳光闪闪的路”吧！

这浴，莫不也是投入到闪闪的阳光里那种浴？

愿我们的诗，愿我们的人，都洗得这样洁净。

海角天涯就在眼前

我从大海归来，

皮肤上

有海风的咸味，

眼睛里

有大海的浪花，

而我的心上

有祖国的影子，
那儿有海角天涯。

(邹荻帆《写于海滩上》，载《星星》1984年1月号)

写海的诗，这一首很有特点。

诗象漫不经心地写来，“我从大海归来”，不奇；“皮肤上/有海风的咸味”，不奇；“眼睛里/有大海的浪花”，稍有点奇；“而我的心上/有祖国的影子，/那儿有海角天涯”，这儿，一下子奇了。心里有了海不奇，心里装上了海角天涯也不十分奇，但把海角天涯放在整个祖国的版图上，放在整个祖国影子里的强调之处，就奇了。心中有了祖国的影子，这影子之大，大到海角天涯，这影子之清晰，清晰到海角天涯就在眼前。又写的是“那儿”，是“那儿有海角天涯”，这就更加情深意远。

无云也要落雨

没有云，
也是要落的。

仰起脸来，
我等待着。

(孔孚《春雨》，见诗集《山水清音》)

好就好在“没有云，/也是要落的”。这就是春雨。这就

是我们的春雨。

没云也要落雨。这就宝贵。

这是希望之雨。

雨，仅是云落的吗？“春风化雨”，生活中已经有了无云也落雨的谚语。

落雨是暖的湿气变成云，然后冷风吹来，使之化成雨。写十分合乎自然科学道理的诗，也可能是诗。但这样写它干什么呢？说天上有云要落雨，有什么意思呢？那也不用仰脸等着。

没有云，也要落雨，他相信事情会这样的。这是一种信念，一种坚定的信念。于是，他才“仰起脸来，我等待着。”

等待着我们的雨，我们的春雨，我们的一切政策都会落实的雨，我们的开明盛世，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昌盛之雨。

深情似海

轻轻的潮声把我引入梦中，
絮絮的海语又把我惊醒，
就象海边的贝壳，
一浪卷来把它送上沙滩，
再一浪卷来又把它掩入怀中。

我恐怕再也离不开这个海滩，
不管走多远它都会在我的脚边，
没想到大海竟成了支配我的力量，

而我来这里
才仅仅住了一天。

想起年青时候，
常常在一双眼睛里
沐浴以至于沉溺，
今天看见大海，
才知道海不过是那眼睛的溶汇。

（苏金伞《贝壳》，载《诗刊》，1981年10月号）

是看见了贝壳想到海，还是感到自己象贝壳似的，把一颗心丢到了海滩上再也拣不回来？都不是？都是？

“轻轻的潮声把我引入梦中”，“絮絮的海语又把我惊醒”，进入了梦中，又从梦中醒来，是那潮声引入梦中的，是那海语惊醒的，不管是由贝壳想到的，还是不由贝壳想到的，反正是那海，是那难忘的海叫他怀念海。“就象海边的贝壳”，是啊，使他感到自己就象海边的贝壳，“一浪卷过来把它送上沙滩，/再一浪卷来又把它掩入怀中”。他是怀中的贝壳，怀中的贝壳是他，于是“我恐怕再也离不开这个海滩，/不管走多远它都会在我的脚边”，是一颗心丢到了海滩上了，或者是把贝壳从海滩上拣来，而特意把一颗心放在那里了。

“没想到大海竟成了支配我的力量，/而我来这里/才仅仅住了一天”，才一天，就对大海产生了那样的感情，大海便

成了支配他的力量，成了精神支柱，真是海一般的深情！

自然，给他支配力量的不仅是那一天才看见的大海，也是他心中早有的大海吧，那宽阔的胸襟，那伟大的信念。那是在少年的一双眼睛里就日日巴盼的，那“沐浴以至于沉溺”中的，就是日日梦想的大海，就是今天看见的大海，就是“那眼睛的溶汇”。不是那希望的溶汇，不是那心的向往的溶汇，是眼睛的溶汇。

大海啊，你是从我深深的久久的巴盼里来的啊！你这流自心灵之窗，又流进心灵之窗的深情啊，“再也离不开”。是我“再也离不开”，也是你“再也离不开”。反正我们溶为一体。

写海的诗，我读了不少，唯这一首，感到是这样的深。

诗的标题很小——贝壳，诗的内容很大——心中的海。是“从题中写出”的，也是“从题外写入的”；是“从实处实写”“实处虚写”的，也是“从此写彼”“从彼写此”的；既“从题前摇曳而来”，也从“题后迤邐而去”。法之炉火纯青，纯到如此自然、自如的地步，令人敬佩。

生活深情的凝结与提炼

有人辛勤地向大海抛开悬珠饰金的巨网，
也许能捞到美人鱼，却把生命之水漏尽；
有人贪婪地向花丛伸出强健有力的手臂，
折花人到头来只能独占花的枯萎和凋零。

(黄淮《致青年恋人》之二,见诗集《命运与爱》)

用物质网爱情。网不到爱情。爱情不能用网去网。物质只能换来物质,得到了美人鱼也无生命,是一个躯壳。

真正的爱情不是用钱能够买来的。真正的爱情是心心相印,在上面哪怕丢上一枚钱,也印不紧。青年恋人,不要在钱上动脑筋吧!金钱能买到爱情的话,旧社会的买卖婚姻岂不是幸福的?

把爱情当做装饰的,
永远不会懂得什么是爱情,
损伤他人幸福的,
得到的幸福一定不会完整。

(黄淮《致青年恋人》之三,同上)

爱情不是装样子,绣花枕头。爱情是一颗相汇相溶的心。只能用心去知心。装饰能装上去,就能卸下来。演戏的装是演戏用的,生活不是演戏,爱情尤不能有丝毫的假。鲁迅讲戏法不在假,在于人们以假为真。爱情上的比真还真的假,也总不是真。在这里从不会以假为真的。

损伤他人幸福的,自己得到的却一定也不是幸福。不仅不会完整,一定也会不幸。损人的不幸,比被损人的不幸更不幸,事情一定是这样的,或者也不妨看看自己。

谚语、格言都是生活经验的总结,事情多次出现便见规律,揭示了规律的语言,总是这样每每被生活所印证的。

真情往往把虚假误为真情，
虚假偏偏好将真情当成欺哄。
并非所有的甜蜜的笑都很由衷，
异性拥抱有时也带几分兽性。

(黄淮《致青年恋人》之八，同上)

信任本是友爱长桥的坚固石礅，
更要信任那受过欺瞒的人们，
伤痕的缝隙容许信任播种扎根。

(黄淮《致青年恋人》之九，同上)

这些深情之语，都是久久思考之语。不是一阵心血来潮所能写出的。是生活中许多东西的凝结与提炼。将多少话作一句话说的，往往是简单明快的话，却因为它的容量的阔大而耐人深思。诗的语言就应当是这样的语言，就应当是谚语、格言式的语言。

“真情往往把虚假误为真情”，真情人心太好，所以他容易受骗；“虚假偏偏好将真情当成欺哄”，虚假人不需要真情，所以必然要耍弄真情。这都是千真万确的。

然而如宫玺在《人生小品》(《东西南北》1986年2月号)中所说的：“诚实的人被骗，是很痛苦的，可是他的诚实并不因此而减少。狡猾的人被骗，也是很痛苦的，但是他的狡猾会因此而增多。”诚实的人，受了骗，他的诚实没有因此而减少，他仍诚实，也会更聪明，以后就会少受骗。这样的诚实

人确是可信的。“伤痕的缝隙”是“容许信任播种扎根”的。甚至可以说，受过骗愈合的伤口，会比没受伤的地方更结实。自然的肌体是这样，人生精神的肌体也是这样。

不要歧视那受过骗的人吧，他比那没受过骗的人或许更可靠。因而，也更可爱。

是酸的，也可能是甜的

山葡萄熟了的时候
我们在山上藏“猫猫迷”

你抖动着花裙儿一阵风跑去
消失在一片杂树丛里

我找你，我喊你
荆棘划破了赤裸的小脚
草叶上挂着我焦急的泪滴

找不到你
找到一棵山葡萄
我采了一捧搂在怀里

我在山路上等了好久
一直等到一弯月升起